



自然画卷和谐美
◎陈顺源

初夏

◎王必伟

记忆是阵阵花香
而立后,才听懂自然的
呼唤。
不管是野雏菊的明丽,
还是浮在路角的蝴蝶花,
亦或是匍匐在栅栏上的

小蔷薇,
抑或是头顶上,银杏叶
的青翠,
都是自然的一缕光。
她们的喜怒哀乐,
在光影里,摇曳摆合。

有孤独的烈酒,
有圣洁的守护,
有野马的奔驰,
谁知道呢?
最璀璨的光在黑夜里,
姑娘们已经很清凉了。

紫琅
诗会

蚕的一生

◎张健

春末夏初,桑叶肥了。
青翠叶子在枝头招摇,油光
可鉴,仿佛涂了一层薄蜡。
这时节,蚕种便也从纸包里
爬出,蠕蠕而动。

蚕种初出,细小如蚁,乡
人谓之“蚁蚕”。它们爬在桑
叶上,啃食嫩叶的边缘,发出
极轻微的沙沙声。蚕吃桑
叶,自边缘始,渐及中心,终
至叶脉。其食也专心,其居
也安分,从不越出为它们铺
设的桑叶范围。

蚕渐长,颜色由黑转青,
又由青转白。其生长之速,
实为可观。早晨看去尚小,
傍晚便已肥大一圈。每隔几
日,便须停食一日,昂首向
天,静伏不动,乡人谓之
“眠”。眠时蚕不食不动,看
似僵死,实则内里正在蜕
皮。旧皮自头部裂开,蚕体
从中挣出,新皮较旧皮宽松,
以备日后之生长。如此反复
四次,蚕乃大熟。

我见过一条蚕在蜕皮。
它先是焦躁不安,在桑叶上
爬来爬去,继而静止,头部与
胸部之间渐渐裂开一道缝
隙。蚕体不断蠕动,旧皮自
前向后逐步脱落。这过程颇
为艰难,有时蚕会因力气不
足而半途停顿,须挣扎良久
方能继续。旧皮脱尽,蚕体
呈现嫩白色,柔软无力,过些
时候方始硬化。我想,这大
约便是新生之苦楚吧。

四眠之后,蚕已长至二
寸有余,通体晶莹透亮,食量
亦大增。此时若将蚕置于耳
畔,可清晰听见其啃桑叶之
声,沙沙然如细雨敲窗。乡
人知道,蚕要吐丝作茧了。

蚕农此时便在蚕匾中放

置麦秆儿扎成的“草笼”,供
蚕结茧之用。蚕爬上“草
笼”,寻一合适位置便开始吐
丝。初时只见蚕口有细丝吐
出,粘在麦草上,蚕头左右摆
动,丝便呈“之”字形排列。
渐渐地,丝层加厚,蚕体隐没
其中,终至不见。茧初成时,
尚可透过丝层看见蚕在内里
活动,后来便全然密封,只余
一个椭圆形的茧悬于“山簇”
之上。

茧有白黄二色,白者居
多,黄者较少。我常见一黄
茧,色泽如琥珀,在阳光下晶
莹剔透,煞是好看。蚕在茧
中,复又蜕皮一次,化为蛹。
蛹不动不食,静待体内变化
完成。此时若剖茧观之,可
见蛹体蜷曲,已略具蛾形。

十余日后,蛾乃破茧而
出。蛾出茧时,口吐一种液
体,湿润茧层之一端,然后用
足拨开茧丝,挣扎而出。初
出之蛾,翅皱湿软,须臾便舒
展干燥。蛾体肥胖,翅短小,
不善飞,只偶作短距离扑
腾。雌蛾腹部肥大,雄蛾较
小,二者尾部皆有特殊气味
发散,以相吸引。

我曾观察一对蚕蛾之交
尾。雄蛾振翅不已,绕雌蛾
飞舞,终至相接。相接后,雄
蛾将尾部弯曲,与雌蛾尾部
相连,可历数小时而不分
离。此时若有惊扰,雄蛾便
负雌蛾而行,虽迟缓而不肯
分离。交尾毕,雄蛾不久即
死,雌蛾则开始产卵。

雌蛾产卵时,腹部蠕动,
将淡黄色卵粒黏于纸上,排
列无序而紧密。初产之卵色
淡黄,渐变为深黄,终至灰
黑。卵将孵化时,可透过卵

壳看见其中黑色小点,即蚁
蚕之头部。一只雌蛾可产卵
数百,产毕,亦力竭而死。

卵在纸上静待来年春
暖,桑叶再发,便又孵化成蚁
蚕,重复其祖辈之生命历
程。蚕之一生,不过五十余
日,却历尽生长、蜕皮、作茧、
化蛾、交尾、产卵诸般过程,
紧凑而完整,丝毫不爽。

蚕农待蛾尽死,便收茧
缂丝。茧入沸水,丝头寻得,
便可抽丝。一茧之丝,长可
达千米,细而坚韧。数个茧
丝并合,即成生丝,可织绸
缎。我见过缂丝,茧在热水
中沉浮,丝头被挑起,缠绕于
缂车之上。缂车转动,丝便
源源不断地从茧上抽离。茧
渐薄,终至消失,其中蛹或
蛾,早已死于沸水之中。

蚕之一生,为人所利用,
自卵至蛾,无一阶段得闲。
人所取者,不过其丝;而蚕所
付者,是其全部生命。蚕何
所知?蚕何所求?它只依本
能行事,食桑、生长、作茧、
化蛾、交尾、产卵,然后死去。
它不知何为绸缎、何为衣裳,
更不知何为“春蚕到死丝方
尽”的诗句。

我少时养蚕,视若珍宝,
日日采摘新鲜桑叶喂之,清
理蚕沙,观察其变化。蚕死
茧成,不免伤感;蛾出产卵,
又生希望。年复一年,循环
不已。后读书明理,方知蚕
之饲养,已有数千年历史,中
国之丝绸,早传遍世界。然
则蚕本身仍只是蚕,生于斯,
死于斯,无增无减。

蚕的一生短暂而忙碌,
为人作嫁而不自知。人之于
天地,或许亦如是。

江海
风物

二窰,不能遗忘的风情

◎吴筱东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叫
二窰。那时旁边的十总是
个店,北兴是座桥,五甲是
个庙,只有二窰才是个镇。

二窰的由来,据说因
为原来这里是一片草荡,
中间有两个水潭,分别位
于东街的原二窰小学内和
今天的二窰中学北侧,也
许是因为水的灵秀滋养了
二窰,这个偏远的乡村数
十年走出许多优秀人才,
在各行各业建设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有的甚至身居
要职。据二窰中学的老先
生考证,这些才俊中鲜有
因腐败而落马的,淳朴的
民风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开始,这里
就是地方政府控制通东地
区的重镇,也是红十四军、
新四军和敌人反复争夺过
的地方,留下过很多惨烈的
革命故事。谢家渡战役之
后,二窰街遭到日本鬼子的
疯狂报复,烧了三天三夜后
被夷为平地,只留下半截烧
焦的木椽,从此,古镇当年
的风华已无从寻觅。

重建家园之后,南街
上曾有古老的乱石街,和
一座摇摇晃晃的木头桥,
桥上桥板稀疏,奔涌的河
水肉眼可见,让人心惊胆
战。桥头耸立着晾布的木
架子,佝偻的老人时常会
从架子旁边的染坊内捧出
一堆染好的布料,用竹竿
晾晒在架子上。我从小
的几个玩伴都住在旁边,多
年不见,不知道他们是否
还常回去看看、常常回忆
起当年快乐嬉戏的情景。

小时候的记忆中,整
条街都是白墙黑瓦的老房
子,有着整齐的木闼子门,
每到黄昏,老人们便按照
顺序把门板装上,第二天
又依次把门板卸下。有
的人家还有天井,有雕花
的砖头,有长满荷花的大
缸,和晚上看得见月亮
的天窗。因为没有统一
规划,如今这些房子都姿
态各异,浓缩了几十年
来时代的印记。仅有的
几座老房子也东倒西歪,
残破不堪。

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
中药店,还有五分钱可
以买一个大肉包的小吃
部。我记得一个刘姓的
老人,常常喜欢在小吃
部里啃上一根油光锃亮
的猪尾巴,再喝上一碗
黄酒,那满足的表情让
我至今难忘。如今的他
和当地许多熟识的老人
一样,恐怕早已埋没在
岁月的烟尘之中。

这个院子曾经掌控着
二窰的命运,因为居住

都是二窰最体面的人物:
干部、医生、邮电人员
等,白天他们为地方的发
展操持,晚上就在这里安
居,多个大院子女是我
的同学。如今,院子基本
荒废,也不知道他们去了
哪里。只有几根老木头
还在倾诉着曾经的繁
华,春天还有油菜花
在迎风寂寞地摇摆。

二窰有过一个十字
街,西北是供销社,东北
是门面呈圆弧、类似于
老上海商业建筑的商业
总店,再过去就是鲜货
行和两层楼的二窰饭
店。西南角的剧场是当
地最恢宏的建筑,从金
沙回来的汽车上远远就
能看到它的一角。小时
候和二牛在那里打过
架,也曾经在那里主持
和表演过节目,儿子也
在那里完成了电影的启
蒙。这样一个文化地标
被当成危房拆除后,再
也没有建起来。

街上唯一的照相馆
叫益新,是我同学家开
的。店主老杨个子不
高,人很热情,后来把
手艺传给了他的两个
儿子。二窰中学曾经
是全县最好的乡村中
学之一,无数慕名而来
的莘莘学子都在这里
留下青春的定格。这
里也留下了我很多童
年的光景,可惜大多已
无从寻觅。照相馆西
边有一个钉秤的人家,
男主人喜欢坐在门
口,一边钉秤一边看
着来来往往的我们。时
节如流,不知道他今
天的生意可好?

如今的街上熟识的
人已渐渐凋零,这里除
了早市都很安静,漫
步其中,只见阳光铺在
古老的路面上,岁月
显得寂寞而悠长。

那些远行的人不知
何时能回到家乡,即
便回到家乡,却再也
砌不起曾经的记忆
的墙。而留守在这
里的人已习惯用羡慕
的眼神看着外面的
世界,这里终究成了
所有人的过往。时
光的嬗变中,二窰像
一个垂暮的老人,看
着自己的风华正渐渐
凋落,却无能为力。

白云苍狗,世事无
常。这个通东咽喉之
地的小镇,随着许多
单位和学校的撤并
渐渐失去了人气,昔
日繁华的市镇变成
一个社区。但她毕
竟滋养过我们的成
长,见证过我们的
风华,垫高过我们
对生命的追求。她
是我们的来处,目
送我们走向广阔
的世界,她也是
我们的归途,因
为这里才是
我们的根。

江海
风情